晉綏日報

創刊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 地址：山西興縣
第一七一六號
訂報地址：各縣郵局 報價每張農幣百元

永和北關貧農團 堅決執行禁殺牲畜決定

（新華社呂梁二十八日電）永和北關貧農團開會時，讀了行署與邊區農會臨委會關於禁止宰殺牲畜的決定以後，會上有人提出退伍軍人申連陞買了一條牛準備殺，當即把申連陞叫到會上，並把牛拉來查驗，此牛身高四尺多，長六尺多，可耕種二百畝地，還能使用四年，沒有什麼殘廢毛病，大家一致決定這牛不能殺，按原價八十萬元轉賣給農會，準備分給農民。（曹國強、苗彪）

聲明作廢

鄙人不慎，於上月在臨縣崇佛買菜時，將三等殘廢證遺失，證上註有楊清桂，左手負傷，四川人等字樣（號碼不記了），特此登報，聲明作廢。

楊清桂

晉綏軍區公佈一年戰績
殲敵三萬餘解放縣城十三座
俘斃敵團長以上軍官二十六名
繳獲長短槍萬餘枝砲四百餘門

（本報訊）軍區司令部頃發表軍區我軍四七年戰績公報稱：一年來我晉綏地方武裝及野戰軍一部積極尋機作戰，逼使閻傅匪處於全面防禦狀態。一年來較大戰役計有春季之汾孝戰役，我軍配合太岳兄弟部隊攻克文水、孝義。三月末之雁北戰役及四、五月間我地方武裝在晉西南之攻勢作戰，收復襄陵、蒲縣、汾西，並配合太岳兄弟部隊收復霍縣、洪洞、趙城等縣城，腰斬同蒲綫，使臨汾太原完全孤立，有力的配合了晉南、正太諸戰役及西北戰場的作戰。繼夏秋兩季反搶糧鬥爭後，我軍又於十月間收復鄉寧、吉縣，全殲守敵，從而全部肅清流竄晉西南之閻偽政治土匪，使該地區廣大群眾全獲解放，現正大力進行土改。戰績如下：

（一）作戰一〇九八次，斃傷俘敵三萬一千六百二十八名（內斃四九一六名、傷五二三二名、俘二一四八〇名）。

（二）殲敵番號為：七二一師全部（缺兩個營）、四六師二團全部、七〇師二〇八團一個營全部另一個營大部、三十九師三團兩個營大部、工兵四團全部及工兵二團二個連全部。傅匪補訓一〇一師二團四個連全部及其直屬工兵一營全部、鄧寶珊部八十六師二五六團全部（缺一個營）、胡匪二二三旅二九〇團全部。

（三）殲敵地方軍計有：閻匪文水、孝義、汾陽、鄉寧、吉縣等五縣縣「愛鄉團」一部及文水、孝義縣、吉縣、鄉寧、襄陵等五縣縣府全部、一定襄「復仇大隊」全部、保一團、一個營全部、大保隊十一四團兩個營團全部、傅匪郭長清部一、二兩個團全部。

（四）俘敵團以上軍官計：閻匪退休少將旅長章極宇、七二二一五團團長張文珍、二一六團長邱如崑、七〇師二一〇團團長王致烈、劉煥華、保安一團團長史建清、副團長張煜、保六團團長朱定、副國民兵團長瑞、閻匪專員侯顯耀、七二師沛部副主任乘文、文水縣長唐劍秋、文水縣、任縣長段興龍、吉李文巽、代理縣長組志洪、胡縣一二三旅二五〇團副團長胡玉龍、三六九團副團長朱定綱、傅匪陝北保安副司令張子英、郭清部二團團長陳增福、副團長良生、補訓一〇一師一團長李思成、騎一縱隊門槐部一團副團長任國鈞、鄧寶珊部八六師二五六團團長李含芳、副團長馬爾騄。斃匪匪工兵四團團長劉鍾觀、傅匪少校副司令田占海及胡匪二五〇團團長安執中。

（五）收復鄉寧、大寧、吉縣、蒲縣、襄陵、趙城、洪洞、汾西、霍縣、文水、孝義、神木、府谷、平魯、清水河等十五座縣城及土門、萬安鎮（洪洞）、三泉（汾陽）、古交、河口（陽山）、高家堡（神木）等據點多處，收復後被敵重佔者有文水、孝義、清水河三城，我自動撤出者計左雲、右玉、懷仁三城。

（六）繳獲長短槍一萬零七百三十五支、輕機槍九十一挺、重機槍三十七挺、衝鋒機槍及司登槍一零一支、步兵砲十五門、山砲一門、迫擊砲三十四門、六零砲十門、小砲三九七門、擲彈筒一六八門、槍榴彈筒四十二個，手榴彈發射器九具、刺刀八一五把、戰刀七把、各種子彈九十餘萬發、砲彈二三一八發、槍榴彈一六一發、擲彈一零一三發，手榴彈一萬三千零七十發、電台十二部、報話機二部、電話機九四部、馬達二部、電綫六二六八斤、汽車兩輛、自行車三十輛、膠輪車三十一輛、大車一七九輛、望遠鏡四十五架、糧食一百萬萬斤、牲口一一六二匹，燈汽車一輛，其他軍用品甚多。

東北我軍又打了大勝仗
全殲新立屯守敵一個師
蔣匪士兵已由零散投誠我軍發展到小股譁變

（新華社東北前綫二十七日急電）東北人民解放軍昨天（二十六日）上午，全部殲滅蔣匪戰略要點新立屯守敵四十九軍二十六師，戰果正清查中。二十六師的覆沒，為東北我冬季攻勢展開後蔣匪被殲滅的第四個整師。按新立屯東距瀋陽二百餘里，係打（虎山）通（遼）與新（立屯）義（縣）兩鐵路重要連接點。

（新華社東北二十七日電）在解放軍冬季攻勢勝利聲威的震懾下，蔣匪士氣日益沮喪，士兵已由零散投誠我軍發展到小股譁變。上月上旬，吉林近郊六十軍人力輸送團一營二連一排第三班全班譁變，殺死該排排副蘇春明，攜出九二機槍一挺、步槍四支。該軍暫二十一師工兵營一連二排第八班譁變時，殺死該班班長錢振棠，攜出加拿大機槍一挺、步槍二支投奔我軍。上月十四日，新民四十九軍暫五十五師二團二營乘火車調往打虎山，開到柳條溝鐵橋附近，發現鐵橋被毀，當列車停駛時，全營三百六十人逃跑了一半以上。法庫蔣匪四天內，有六十六人帶槍投誠我軍。蔣匪下級軍官也多逃來解放區，上月份內，四平蔣匪尉級軍官九名先後向我八面城駐軍投誠，從長春前來投誠我軍的人員中，並發現有蔣匪空軍機械士馬傑等三人。另寧化傅匪所部，也有因不願替傅賊當砲灰而發生小股譁變，僅上月份內，即有騎二縱隊吳畢山等四十多人，騎五旅九團郭四等四十多人，偽察省騎保一縱隊于占海等三十多人，偽化德縣保警隊宋四等二十多人，先後譁變。

紀念列寧逝世廿四週年


列寧遺像

（新華社陝北二十七日電）各方訊：二十一日為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導師列寧逝世二十四週年紀念，全蘇各地均舉行盛大紀念會。莫斯科紀念會上，斯大林、莫洛托夫、日丹諾夫等被選為主席團，由蘇斯洛夫作報告，儀式莊嚴隆重。在南斯拉夫、捷克、波蘭、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各國，亦到處舉行紀念大會與列寧生平事業展覽會。各報紛紛發表社論紀念列寧，並以首頁顯要地位刊載列寧照片與紀念專文，戲院則放映「列寧在十月」的影片。

蘇斯洛夫重要演說指出
共產黨思想百戰百勝

（新華社陝北二十七日電）莫斯科訊：蘇斯洛夫二十一日在莫斯科紀念列寧逝世二十四週年大會上，發表重要演說，首稱：「過去數十年世界局勢的發展，是恰恰依照列寧所預言的方向發展的。列寧指出：帝國主義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前夜，是資本主義的最後階段，這一結論，已為一切事件所證實。三十年前，我國掙脫了資本主義的體系。二次世界大戰，進一步動搖了資本主義的基礎。戰後，美帝國主義者指望充當世界的憲兵，成為各國自由獨立的絞殺者，它們在「反共」藉口下，正計劃並執行着對希臘、中國、印尼等愛好自由人民的武裝干涉，並以敲詐恫嚇、經濟與政治壓力，干涉其他國家的內政。但希特勒德國及其共謀者的垮台，對於美帝國主義及其英國小伙伴，多少應是一個具有歷史性的教訓。」蘇氏有力指出：「如果不是帝國主義在工人階級中的走狗社會黨右翼的支持，帝國主義早就崩潰了。但儘管如此，帝國主義的反動力量正日益削弱，而民主與社會主義的力量則正日益增強。共產黨思想之百戰百勝的最顯著的證明，便是世界各國共產黨的壯大。法國戰前共產黨員僅三十萬人，現將近一百萬人；戰前意大利共產黨僅有一萬五千黨員，現擁有二百二十八萬三千人；中國共產黨現有黨員二百七十萬人，戰前（恐係指蘇德戰爭前——編者）僅六十萬人。新民主主義各國的共產黨是有威望的政府黨，並擁有成千百萬黨員。共產黨獲得了世界各地勞動人民深切與日益增長的信任，他們把它當作勞動人民利益的忠實與始終如一的衛護者，當作爭取持久和平、人民民主與社會主義的真正的戰士。民主的反帝國主義的陣營對於帝國主義侵略計劃的日益增長的抵抗，是有蘇聯及斯大林外交政策的有力支持的。」蘇氏於談及蘇聯堅持國際合作之外交政策時，指出：「斯大林說，列寧是首先表示兩個制度合作之觀念的一個人。」蘇氏結語力稱：「共產黨目前正注意提高勞動人民的文化與共產主義意識，在我國文化已成了共產主義建設的至為必需的重要部份。為了與資本主義思想殘餘進行鬥爭，黨採取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武器，將火力指向陳腐的和一切阻礙我們前進的東西。黨中央委員會關於文學、藝術、電影的決定以及黨中央所主持的哲學討論，對於資產階級思想領域上一切影響的一切表現，並與之作鬥爭，盡了重大作用。在對工人進行共產主義教育，提高人民思想上的資本主義殘除方面，黨的工作，是以馬恩列斯的學說為基礎的，馬列主義是黨的指路星，指引我們走上共產主義勝利的道路。」

解放區建設消息

◇東北行政委員會為大力發展農業，增產糧食，更好的組織農民生產，幫助貧農解決一部份生產資金困難，並適應發展棉麻等物產的需要，本年度發放四十五萬萬元無利農貸。

◇東北解放區人民去年一年中，增修鐵路一千五百二十九公里，現鐵路通車里程已達六千八百公里。

◇晉冀魯豫邊府一月五日正式宣佈改組，照本區情況的發展和人民的迫切要求，設政、合作、貿易、工業、交通、教育、衛生等七廳，及秘書處、公安總局、邊區銀行、邊區郵政管理局、衛生局、貿易總公司、工業研究所、鐵路局、運輸公司。由楊秀峰任主席，張友漁、戎伍勝任副主席。

◇晉冀魯豫軍區軍工部各廠展開獻工運動，多造軍火，一月份中，較原定獻工計劃增加百分之四十。

小統計

（新華社陝北廿七日電）莫斯科訊：據塔斯社發表統計，自一九二四年列寧逝世之日起迄本月二十日止，世界各地人民赴莫斯科列寧陵墓瞻仰遺容者已達二千四百萬人。又自一九一七年至本月初止，蘇聯國家印刷局印行之列寧著作，已達一億六千四百七萬三千本，已譯成七十七種文字。

臨縣黃白塔農民平分土地後
買糞上地準備大生產

（臨縣訊）一區黃白塔平分土地後，農民積極積肥，準備大鬧生產。在十天內，有三十三戶貧苦農民到離本村六七里的城裏、楡林等地買回糞四百多担，貧農苗雨連一天在城內担的送了五回糞。他說：「過去咱沒有水地、近地，又沒錢買糞，平分土地後，咱翻身了，要甚有甚，可要好好鬧生產啦。」代表苗富賢在兩天內即買的送回十担糞。他說：「過去咱是給地主苗生花担糞，現在是給自己担，心勁可大啦。」全村貧苦農民都去城裏買糞，連六十幾歲的苗世海老漢也樂得說：「我今年要穿起鞋攆別人，要好好地鬧哩。」（馬玉閣）

興縣孟家坪行政村
給揭不開鍋的解決口粮
要地主砍柴挽草勞動生產

（興縣訊）三區孟家坪行政村，去年收成不好，農民多以蔓菁黑豆糊渡日，拖到現在很多貧苦農民揭不開鍋。一月十八日代表組長會上，反映尙谷村九戶貧農四戶沒吃的；陰家里十二戶貧農也有六戶沒吃的，康和皮已出外討吃；蘿蔔塔十九口貧農沒吃的；王家塔下中農王德玉也準備出外討吃。會上研究了各村情況，即決定經各村貧農團討論確實沒辦法的，到行政村經主席團批准移從鬥爭糧中撥出一部份糧食，解決當前困難。會上又研究窮人分了牛，缺草喂，貧農常鬧會，沒時間多砍柴，春天耕地時沒燒的，但地主閒着不動彈，隨即決定，要地主們給農會砍柴，挽牛草，農會收買，柴每百斤一小升糧食，牛草每百斤二升糧食。收買下的柴草，牛要放到明春翻地時分給貧苦農民。對地主的生產，除上述辦法外，農會並可貸給他們本錢（看人口多少，給一至三小斗），讓掃硝、割乾馬蘭草。自決定實行以後，樓娘、張家塌、任家吉等村地主砍柴、挽草、掃硝都已開始。（裴桐、新正）

興縣交樓徵收富農財物中
錯把僱工工資歸了鬥爭果實
工作團原來處理錯誤現已糾正

（興縣訊）四區交樓行政村所屬雷家溝自然村農會、工作團爲「廢除債務」爲名，把該村富農欠外來僱工李萬元的工資錯誤的歸了鬥爭果實。李萬元是靜樂賈家溝人，去年給雷家溝富農褚補大攬了一年長工，去秋土改開始後，該富農長除財物被徵收，雷家溝工作團、農會，竟把僱工李萬元一年應得的工資也全部廢除，歸了鬥爭果實。後來行政村代表會上，在工作團梁杰同志的領導下又通過了廢除當年工資的決議。四區工作團負責同志發現該行政村工作團對工資問題處理的錯誤後，曾兩次批評指示，都未被接受改正。一直到去年十二月七日雷家溝農會、工作團，竟給靜樂賈家溝農會、工作團去信，說僱工李萬元賺下的工資歸了雷家溝鬥爭果實，要賈家溝分配果實時給僱工李萬元照顧幫助。靜樂縣農會、工作團接信後，於一月六日回信，提出不同意見，指出：李萬元給富農攬工所賺的工資，應全部歸李萬元所有，這是他勞動所得，絕非封建，不該歸雷家溝鬥爭果實。四區工作團接信後，在工作團全體大會上對此事進行了檢討，除將李萬元工資全部退還外，並要覆信道歉認錯，同時對交樓行政村工作團自私本位、無階級觀點的處理問題，予以批評、處分。（樂杰、劉北婺）

渤海三分區司令員
趙寄舟武裝鎮壓土改
華東軍區通令撤職查辦

（新華社華東二十七日電）華東軍區爲渤海三分區司令員趙寄舟武裝鎮壓農民土改運動，槍殺農民領袖事件，頃特通令將其撤職查辦。通令指出：趙寄舟身爲軍分區司令員，竟擅離陣地，欺騙部屬，站在地主立場，爲其姐丈、妹夫封建勢力撐腰，槍殺村支書（農會長）曹美樞；並綑打村幹羣衆達十二名。這完全是違反革命軍人傳統精神與紀律的犯罪行爲，爲我軍所絕對不能容許的。解放軍代表佔農村百分之九十的農民羣衆的利益，實行土地改革，使廣大農民得以解放，全軍上下都應爲此目標而堅決奮鬥，趙寄舟不以身作則，堅持農民的正義要求，反而站在地主階級立場，犯成反革命罪行。爲此，特將其撤職查辦，以申紀律而警傚尤。

渤海區黨委秉承華東軍區命令及接受羣衆意見，亦正式決定：一、立即撤銷趙寄舟之分區司令員職務，立即將其扣押。二、撤銷其地委委員職務，並開除其黨籍。三、押交濰縣北沈家營，交羣衆處理。

趙寄舟反革命事實如下：去年七月中旬膠濟路中段形勢緊張時，趙寄舟正帶領部隊在壽光二區防地，趙特令出擊。當時，其妹夫——濰縣北沈家營大封建惡霸沈平之，曾至軍中找趙，告訴他家和趙的另一姐丈家——同村之奸特惡霸——被羣衆清算鬥爭情形，要趙救援。趙聽後，馬上放下軍事任務不管，擅離職守，私帶騎兵十一名，連夜趕到沈家營。進莊時，以「今晚去捉特務地下黨」欺騙部下，開列名單，指名捉人，捉到該村村幹婦救會長、民兵指導員及工作人員共十二人，給以百般毒打侮辱，該村支部書記（兼農會長並兼八個村翻身委員會主任）僱農曹美樞被趙之騎兵痛毆，並被槍殺，慘烈犧牲。曹死後，趙寄舟還說：「打死三個兩個算不了什麼。」最後，並將該村幹部羣衆強押離村。

趙寄舟被撤職查辦後，渤海日報特以「論趙寄舟的犯罪和我們的態度」爲題，發表社論，首先對被害農民領袖曹美樞同志家屬和該村羣衆寄以百倍關切，並指出趙寄舟捆打羣衆村幹，槍殺支書，鎮壓土改運動的行爲，是直接破壞黨和人民的犯罪犯法行爲，他以共產黨員、軍分區司令員的身份，以農民的槍桿子鎮壓農民的翻身鬥爭，這是極端惡霸而又非常痛心的事，他是叛黨與農民的叛徒。繼指出：對於趙寄舟的犯罪，我們共產黨人與革命軍人，應當採取嚴肅的態度，應認識這是革命與反革命的問題。共產黨與人民解放軍的紀律是嚴肅的，任何違犯人民利益的行動都不能容許，那怕你資格再老、地位再高、「功績」再大，都不能例外。社論最後說：這個事件告訴我們，誰能夠堅決和地主家庭封建親屬斬斷聯系，誰才能夠和農民站在一起，誰要爲地主惡霸封建勢力服務而又執迷不悟，那他就一定爲農民羣衆所唾棄而造成重大的罪惡。

貧農婦女薛巧花
擺脫地主婆婆丈夫的壓迫
和翻身農民王丕貴自願結婚

（臨縣訊）六區塌頭村婦女薛巧花，擺脫地主婆婆丈夫的壓迫，和新翻身農民王丕貴自願結婚。薛巧花娘家是霍家塌人，貧農成份，六年前她父親因生活逼迫，十四歲上就把她賣給地主王臨祚爲妻。娶過後，丈夫、婆婆常常打罵，把她當牛馬一樣使喚，除做家裏的一切勞動外，還要和僱工一起上地，每天侍候丈夫婆婆吃白麵、吃饃饃，她吃粗炒麵苦菜都不得一飽。巧花因忍受不了這種生活，前年曾告過幾次，但因區裏的幹部始終沒管，羣衆都看不過去，但她父不敢給巧花撐腰，只好勸說她父親給另找人家，但她父親因惹不起地主，就自己去王家白打忙工，想以勞動來分担女兒的痛苦，地主印向人說：「我的婦，我打死了也不能叫她走。」去年十月土改開始後，羣衆扣起了地主，薛巧花也挺起了腰，向代表委員會提出要求離婚，在鬥爭大會上，吐訴了六年多所受的痛苦。薛巧花從此脫離了封建地主的壓迫。不久，巧花在自願下，又和新翻身農民王丕貴結了婚，建立了新家庭。（勉之）

興縣風角上貧苦農民
夥開小店招待運輸人

（興縣訊）二區風角上村，是河西通往縣城的大道，羣衆跑運輸開始後，每天都有十幾廿頭牲口住宿。該村貧苦農民，在農民代表白交兒、王撥鐵領導下，合夥開了一個店，由村農會幫助解決了房、槽、傢具和一部份燒柴，每家頂一股，按股備辦草料、食糧；客人住店，互相幫助，大家支應，人多手快，使住宿的人、畜，能很快得到飽暖休息。因爲跑運輸多是些窮人，他們的草料飯食，都特別公道和照顧好，草價比城裏、巡檢司賣的便宜一半，客人也願多走數里路趕住該店。他們的分紅辦法也很簡單，每天除一應支付外，當晚便把贏利按股分開，不用記賬。從舊曆十月底開始，現在每股已賺下一斗多米，上月間給四戶貧僱農分下四頭毛驢夫馱的販炭，店裏的事誰在誰做，眞正發揚了農民間的團結友愛精神。（栗凉）

簡訊

（忻縣訊）忻東邊村×村惡霸富農侯雙田，任村武委會主任，經羣衆大會鬥爭後，黑夜逃跑，企圖投敵，[illegible]手榴彈各一顆。（劉黃鐘）

代縣崔莊群衆
把張家惡霸打倒了

劉正挺

代縣崔莊被「生鐵閻王」張成定、「弟兄班子」張眉拴等惡霸統治着，「生鐵閻王」霸佔了貧農崔三老毛的女人，後又打斷腿丟出門外，如今成了一個拐腿。惡霸張眉雙弟兄打死貧農張元五，霸佔九龍村貧農楊新才的女人，強姦貧農孔和壽的女兒……。張三眉，勾結敵匪貪污訛詐，殺害我戰士崔眉成等。民國十二年河裏發大水，田眉牛的一株樹被山水推倒了，當即被張家惡霸弟兄們抬走，眉牛看見說：「那是我的樹」，就叫張眉雙弟兄打了個死；民國二十四年惡霸張眉雙一鐵鍬把貧農張仁的頭上打下一寸長的一個窟窿，把老漢嚇的逃到七里舖當了和尙，再也不敢回崔莊來。

土地改革開始後，張家五惡霸爲了逃避農民的清算，弟兄們把家分開五股。去年八月間，村裏把各家的地都丈量了，當丈到惡霸五眉的地時，丈下一塊二畝五分，他就把丈地的中農王槐德大罵一頓，叫計成一畝五分。評成份時誰也不敢惹，只得給人家評成中農、貧農。「誰家貧農過年能殺過三隻羊了！」（指張成定，他家共二口人），農民們誰也知道，但是誰也不敢說話。這許多的仇和恨，多少年來就壓在心頭。

十一月十二日工作團到達該村後，向農民們宣讀了「土地法大綱」和「告農民書」，但因張家惡霸張成定、張五眉二人，也混在貧僱農的隊伍裏，掌握了會場，所以在每次開會，貧僱農多是不說話。當時工作團薛寶貴同志沒有經驗，未識破其陰謀，反而被迷惑了，在會上還表揚過他。在選舉代表時，竟被竊取了代表、委員的職位。

二十六日晚上，開農民大會，繼續審查每個代表和委員。農民們一聽說審查，都向往常開會的地方走來，邊走邊談論着：「同志們說的對呀！這每天『溜』下去不算個事……！」但是在到惡霸張成定的時候，大家又不說話了，薛寶貴同志說：「大家咯吵，今天要澈底民主，一切事情要由咱們農民做主，有啥說啥，不要怕，說錯重說。」這樣給農民撐腰下，大家低聲的咯吵着，有一個農民叫了一聲說：「他不能當」；過了一陣，又一處發出了一聲：「有問題！」這時貧農崔二生提了個意見：「家太熟了，咱們出院去咯吵吧！」大家便像蜂擁般的擠出家去，只留下張成定一人在家裏。羣衆在院裏才大膽的咯吵起來：「羊圈裏關了隻狼，那得能成？……」就這樣才把混進了農民隊伍的惡霸富農外號「生鐵閻王」的張成定，當場扣起來，接着在當天晚上，「弟兄班子」惡霸張眉拴等，也被農民扣起來。

第二天，崔莊即不像往常，街上三五成夥，男也一夥，女也一夥，到處都咯吵着，這個說：「把這些惡霸除了，我就翻了身啦！」那個說：「比我分上一百個白洋也高興！」全村農民都說：「不打垮張家惡霸，咱們就翻不了身。」

崔莊開過訴苦鬥爭會後，接着就召開了全區聯合鬥爭大會。共來了四十一個村，約五千餘人。三老毛老人扶着拐杖走到「生鐵閻王」張成定跟前：「殺頭鬼，你把我的腿打斷，把我兒打的死去活來，把我一家人鬧的不能活！……」張巧運，當她訴說到她爹怎樣被惡霸張眉雙弟兄餓勞死時，哭的再也說不下去了，她傷心爹爹的慘死，她恨張家惡霸的橫行，淚流在眼裏，恨記在心頭。張巧運說：「我要給我爹報仇！……」崔甲緒想起弟弟的慘死，氣的說不出話來，他走近惡霸張三眉的跟前憤憤的說：「你爲甚報告匪軍把我弟弟打死……」張甲存憤憤的補上去說：「就在當天叫匪軍把我的家沒收了個光。」崔眉虎女人說：「惡霸土眉他把我男人打的跑了不敢回來，叫一家人，大的大小的小，少吃沒穿活不成……。」大家訴苦之後，把張成定等惡霸兄弟交給了人民法庭審判。

蔣匪「貨幣改革」陰謀

掠奪人民延緩崩潰 出賣主權乞求美援

（新華社陝北二十七日電）正當蔣管區物價飛漲，各地市場日益呈現混亂與不安的時候，所謂「貨幣改革」的問題，廣泛的流傳於京滬各地，蔣匪政府並派遣了大買辦貝祖詒前去美國與美政府討論「最有效的援助形式」。據說，貝氏攜有「有關貨幣改革的計劃」。新華社記者評稱：在去年，蔣匪政府即通過黃元彬（蔣匪全國經濟委員會委員），不斷的宣傳其所謂「貨幣改革計劃」。黃氏像做夢似的說，只要能照他的「貨幣改革計劃」，便將使得外匯穩定，物價穩定。最近，蔣匪政府大小官員，包括蔣介石、孫科在內，也都照樣宣傳起來。這說明了：第一，蔣匪政府的經濟危機已到了無可救藥的地步，蔣幣已實在很難繼續維持下去。第二，過去一年中，蔣匪政府一連串的「緊急措施」完全破產，蔣匪政府要辦「貨幣改革」，決非為着「穩定物價」，而是更大規模掠奪蔣區人民的新陰謀，這個陰謀的實現，就將使得蔣管區人民現所持有蔣幣的價值化為烏有，從而蔣管區人民手中一點少得可憐的生活資料，更加集中於四大家族之手，俾從事內戰，以延緩其最後崩潰的命運。另一方面，所謂「貨幣改革計劃」又包含着一個新的賣國陰謀，蔣匪政府提出這個題目，為的是向美國要求貸款，而美帝國主義者所要的卻是中國主權，大買辦貝祖詒赴美的任務，就是去談判賣國條件。據合衆社一月十四日電：「美國務院正經由半官方路線」（但主要的還經由非正式的方面——經由南京及華盛頓的高級人士），秘密的提出條件，美國務院將在這個基礎上，同意「向國會要求撥款」。這個消息，暴露出新的賣國談判已在蔣美之間秘密進行，需要全國人民起來反對，並須號召美國人民與中國人民，一道制止美國政府繼續援蔣內戰的破壞中美人民和平友誼的反動行為。

蔣賊派大買辦貝祖詒 赴美活動賣國求救

（新華社陝北廿七日電）據華盛頓消息：蔣匪的所謂「技術代表團」，以大買辦貝祖詒為首，於十六日抵達華盛頓後，正積極活動，以賣國條件，換取其美國主子的援助。貝祖詒啓程前，曾特別搜集了蔣區經濟、財政、交通、農林、資源等各方面的資料，攜往美國。貝等十九日在與美助理國務卿索爾普等所舉行的第一次會議中，即有美國務院投資開發司司長海彿立克參加。在貝等抵達美國的當天，前美駐華外交人員現為美國著名對華出口商的亨特，即代表美國大獨佔資本家，呼籲以美國資本投入華南鐵路、工廠和農林等事業中。貝等到達的前幾天，即一月九日，蔣匪四大財閥之一孔祥熙，在美國「遠東工商業協會」委員會（前身為「中美工商業協會」）上公開告訴美國資本家說：只要美國給蔣匪以「適當援助」，蔣政府將鼓勵和保護外（美）資，「使之參加中國潛藏的天然資源的一般開發」。蔣匪另一個留在美國的反動頭子何應欽在立棋英特的演說中，也恬不知恥地提議，以中國的天然富源和人力以及中國的重要戰略基地，換取美金。這一切，都表示賣國賊蔣介石乞求美國援助的交換條件，即是全中國主權的出賣。

美帝在台灣 建立工業壟斷體系

（新華社陝北二十七日電）台灣消息：美帝在蔣匪全力協助下，正在台灣建立殖民地型的工業壟斷體系。高雄煉油廠正由美國計劃擴修中，將提煉美國由伊朗運來的原油。美國第二大製鋁公司雷諾金冶公司經理周諾及烏來爾人已於月中偕美籍高級工程師飛台，視察高雄鋁廠及台省電力和製鹼工業，計劃輸入南洋鋁鑛砂，以擴大高雄鋁廠生產。此外，台灣糖業的壟斷組織亦在加強中，台灣糖業實驗所最近已與台灣糖業公司合併，所有台糖生產全部由該公司壟斷，台糖與台鹽正在美國指令下，大量輸往美國佔領下之日本。

新華社記者評：

美戰販與日財閥勾結 保衛金融巨頭袋裏錢財

（新華社陝北二十六日電）東京訊：日內閣九日常會決定，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四大財閥銀行不列於經濟分散法範圍之內。日政府因恐此種有力銀行之倒閉，妨害日本之經濟復原計劃。新華社記者就此評稱：

日內閣顯然是在麥克阿瑟授意之下通過此一決定的。這個極端反動的決定，赤裸裸的暴露了麥克阿瑟與日本財閥的可恥的勾結，也暴露了所謂「日本經濟復原計劃」的目的，是首先在於恢復日本法西斯財閥的經濟力量。這樣的政策，乃是美國反動派一貫的政策。早在去年十二月，美共和黨議員諾蘭就曾高聲叫囂說：消滅日本經濟過度集中現象的政策，是過火的與社會主義的。

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四大銀行，是日本四大財閥的神經中樞，通過它們及其附屬公司，四大財閥控制了日本工業的百分之七十，輸出入貿易的絕大部份與國民儲蓄的大部份，其在日本國內的作用，相當於洛克菲勒、摩根的大通（柴氏）銀行、花旗銀行與保證信託銀行於美國。今天宣佈其不列於經濟分散法之內，就是公開聲明繼續維持四大財閥的統治，而四大財閥之為日本歷次侵略戰爭之支柱，已有目共覩，三井鑛山、日本製鋼（三井）、東京芝浦電氣（三井）、三菱重工業、日本郵船（三菱）、三菱製鋼、三菱化學、住友金屬、住友通訊、住友化學等日本十大公司，一直是日本戰爭的支持者，它們支配着日本軍需工業中飛機、船舶、鋼鐵、化學、石炭、輕金屬等所謂戰時六大重點工業，並取得巨額利潤。此外，三井王子製紙會社常務理事藤原銀次郎，曾任東條內閣顧問、小磯內閣軍需大臣，三菱重工業會社社長鄉古潔，曾任東條內閣顧問，住友合資會社理事長小倉正恒，曾任日本駐偽寧最高經濟顧問。今天，這些罪惡昭彰的事實猶歷歷在目。第二次大戰中為人類的正義與和平而死去的烈士們猶血跡未乾，上述戰犯雖經一度逮捕，卻已全部釋放，身為盟國管制日本代表的麥克阿瑟與國會議員諾蘭之流，更進而喪心病狂地公開撕毀波茨頓宣言，使人民更看清楚了這批戰爭販子的眞面目，他們要保衛的本來就不是人類的正義和平，而是少數金融巨頭口袋裏的錢財。如果日本四大財閥眞的解散，那末摩根集團的通用電氣公司、梅隆集團的威斯汀豪斯電氣公司、洛克菲勒的美孚油公司、杜邦公司、德國化學托拉斯等在三井、三菱所經營底電氣軍火化學等企業中的鉅額投資，不是化為烏有了嗎？

美圖保存日軍工生產能力 在日本建立東方堡壘

（新華社陝北二十七日電）華盛頓消息：本月五日美國務院發言人關於日本賠償問題的聲明，暴露了美國的陰謀：為了把日本建築成為其東方堡壘，美國企圖實際上取消賠償，以保全日本軍事工業生產能力，並無恥地將其責任加諸蘇聯。美國務院發言人稱：美國於去年四月，曾單方面命令麥克阿瑟將日本賠償品總數百分之卅，分與中（蔣）、菲、英、荷四國，此即代表目前美國對日本賠償品分配問題所執行之政策。該發言人着重指出：鑒於美國對於公平分配日本賠償物資之數項建議皆遭拒絕，因而美國政府認為自身將來也不受保持此種建議的約束。按日本賠償工廠的名單，業經麥克阿瑟數度減削，去年四月二十八日，蘇聯廣播評論員已指斥麥克阿瑟自賠償名單中取消了五百所工廠，其中且包括二十四所地下飛機廠，臨時賠償噸數也自前年之一千九百萬噸，減為去年三月之九百萬噸，六月之五百二十萬噸，十月之三百二十二萬噸。此項所謂臨時賠償中，已經撥付各國的，僅佔甚小部份。而日本所應保持的工業水準，據去年六月二日盟軍總部賠償組長哈里遜稱：「前各方建議日本之戰後最低工業水準，當維持一九三〇——一九三四年間之每年產量。今有若干跡象表示此項水準或可予以提高」。據一月六日中央社電：遠東委員會之經濟小組，已決議日本可保持每年五百五十萬噸之鋼鐵生產量，此數字超過了「七七事變」前一九三六年的日本鋼產量五百二十萬噸（日本商工省數字）。例如以輪船言之，八十五家造船廠中，列入賠償者僅二十五家，實際上，日本剩餘之造船能力竟有八十五萬噸，修理能力為四百三十萬噸，已超過遠東委員會前所規定之造船十五萬噸，修理三百萬噸的數字。

美國帝國主義者如此任意減少日本的賠償和提高保留給日本的重工業水平，但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卻說：「美國關於分配日本賠償之建議，始終未能實施，乃由於蘇聯反對之故」，可謂厚顏無恥。不但如此，照美國國務院發言人五日談話的口氣：「美國政府認為自身將來也不受保持此種建議的約束」，則可見美國帝國主義者連自已以前所作的關於日本賠償的計劃，也準備推翻，而更露骨地保持日本軍事工業的生產能力，並配合其佔領日本的陰謀，以便在日本建立其美國帝國主義奴役東方各民族的前進堡壘。

蔣區今年第一個經濟風暴

（新華社短評）

一九四八年第一個月第一旬，蔣管區各大城市發生新的物價狂漲，尤以蔣匪經濟中心的上海漲風更烈。米價一週內即約漲百分之六十，美金黑市八日曾突漲至二十二萬元，其他物品及股票市場，亦莫不飛漲。合衆社認此為去年二月黃金風潮以後最厲害的一次蔣幣暴跌，上海商人有的連夜提高定價，還趕不上物價上漲的速度。有的甚至暫時關門，拒售貨物。

這一經濟風暴正在開始，雖然在十日左右，蔣匪經濟特務橫蠻的鎮壓，曾使物價有小小的回跌，但造成這次經濟風暴的直接的主要因素——新的巨大的惡性通貨膨脹，正在而且更將起着巨大的作用。十萬元大鈔在一九四八年新年出現在蔣區各城市，使物價就像着了魔地向前飛跑，許多的大鈔，將如大流中的潮水一樣，被拋入蔣區市場。另外一個更大的魔鬼，是蔣匪將發行新貨幣的威脅，匪幫已公開宣傳，新貨幣勢將發行，這就是說，幾十萬億的「法幣」將要千百倍的跌價，蔣區人民必然爭先恐後地以「法幣」競購貨物，物價必然更加上漲。

另一個重要的因素，而且這個因素將更加起着決定作用的，是蔣介石的軍事失敗。滿洲、華北乃至蘇中絕大部份農村，已經不能使用蔣幣，而原來集中於這些地區城市中的蔣幣，也大量逃向上海與華南少數大城市。在蔣匪人心對蔣匪幫更失去信心的基礎上，這些資金也必然從事商業投機，有力的加速物價的上漲。

蔣介石匪幫的經濟危機已到虛脫的程度，大批匪幫人員都感到日暮途窮，蔣匪滅亡之日不遠，於是大家趁火打劫，混水摸魚，作失敗的打算，就是在蔣匪實行鎮壓的短時期內，也不及躲避幾天，猶着作黑市買賣，所以蔣匪上海經濟特務在一月上旬中所拘捕的黑市交易者一百餘人中，其中有許多就是匪幫中的「負責人員」。

四大家族在三次經濟危機中，一面是派貝祖詒等大買辦去美國哀求更大的貸款，一面是決心更慘酷的掠奪中小資產階級與廣大人民。除了準備發行新幣這一野蠻步驟外，匪幫更利用高利貸的貸款政策，併吞中小工業，使之更直接為四大家族所奴役。去年十一月物價狂漲時，四大家族採取了停止貸款與限制匯兌的政策，十二月初，並成立了金管局，專門限制一般銀行錢莊的活動，這就使得許多中小工商業在去年年關緊急關頭中，瀕於破產的局面。而今年一月的經濟風暴再起之後，蔣匪政府即利用這個困難，進行吞併，這些中小工廠規定所有紡織、食品、皮革、食油、糖、燃料、食鹽等工廠，今後均須將生產品按官價交給匪幫政府，然後可以得四大家族控制下之四大銀行之貸。蔣匪幫在愈近死亡時，愈加無恥與殘暴的面貌，現在已暴露無遺，蔣區廣大人民與中小資產階級要想自救，只有更加團結，對蔣匪幫進行鬥爭。

蘇五年計劃首二年中

工業生產全部完成 農業恢復戰前水平

據塔斯社莫斯科訊：蘇聯國家計劃委員會十八日發表一九四七年度執行生產計劃之總結公報稱：「蘇聯戰後恢復及發展國民經濟五年計劃中，第二年已全部勝利完成與超過，工業生產且已補足第一年未完成計劃之差額。因此，戰後五年計劃首二年計劃已百分之百完成，農業則已完全恢復戰前水平。」公報舉出一九四七年全年工業生產量完成並超過計劃百分之三點五，較一九四六年增加百分之二十二。一九四七年全年農業總產量較一九四六年增加百分之三十二，耕種總面積，較前年增加八百五十萬公頃。一九四七年全年鐵道運輸業完成並超過計劃百分之二，運載量較前年增加百分之十。內河運輸業完成並超過計劃百分之八點五，運載量較前年增加百分之十五。一九四七年全年，國營商店及合作社零售量較前年增加百分之十七，城市零售總額達二百二十四億盧布。配給制與商業兩重價格制取消後，政府與合作社為此新設商店及販賣所達五萬五千處。一九四七年全年，各國民經濟部門所僱用之工人及職員總數，較前年增加一百二十萬產業工人，勞動生產率增加百分之十三，已完成原定計劃，職工薪金總數亦增加百分之二十三。公報最後強調指出：伴隨着這一勝利，「由列寧格勒工人所發起的四年完成五年計劃的社會主義競賽，已在全國範圍內廣泛展開中。」

斯大林毛澤東論整頓隊伍

我們有許多同志還不大清楚無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的區別。有許多黨員，在組織上入了黨，思想上並沒有完全入黨，甚至完全沒有入黨，這種思想上沒有入黨的人，頭腦裏還裝着許多剝削階級的髒東西，根本不知道什麼是無產階級思想，什麼是共產主義，什麼是黨。他們想：什麼無產階級思想，還不是那一套？他們那裏知道要得到這一套並不容易，有些人就一輩子也沒有共產黨員的氣味，只有離開黨完事。當然還有一種比這更壞的人，就是組織上加入的也是日本黨、汪精衛黨、大資產階級大地主的特務黨，但是他們隨後又鑽進了共產黨和共產黨領導的組織，掛着「黨員」和「革命者」的招牌。因此我們的黨，我們的隊伍，雖然其中極大多數都是純潔的，但是為要領導革命運動更好地發展，更快地完成，就必須把內部從思想上組織上認眞地整頓一番。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為了堅決地澈底地實行土地改革，鞏固人民解放軍的後方，必須整編黨的隊伍。抗日戰爭時期我黨內部的整風運動，是一般地收到了成效的。這種成效，主要地是在於使我們的領導機關及許多幹部進一步地掌握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眞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之統一這樣一個基本的方向。在這一點上，我們黨是比抗日以前的幾個歷史時期，大進一步了。但是，在黨的地方組織方面，特別是在黨的農村基層組織方面所存在的成份不純與作風不純的問題，則沒有得到解決。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七年，十一年時間內，我們黨的組織，由幾萬黨員，發展到了二百七十萬黨員，這是一個極大的躍進。這使我們的黨成了一個空前強大的黨。這使我們有可能打敗日本帝國主義，並打退了蔣介石的進攻，領導了一萬萬以上人口的解放區與二百萬人民解放軍。但是缺點也就跟着來了。這即是有許多地主分子、富農分子及流氓分子乘機混進了我們的黨。他們在農村中把持許多黨的、政府的與民衆團體的組織，作威作福，欺壓人民，歪曲黨的政策，使這些組織脫離羣衆，使土地改革不能澈底。這種嚴重情況，就在我們面前提出了整編黨的隊伍的任務。這個任務如果不解決，我們在農村中就不能前進。黨的全國土地會議澈底地討論了這個問題，並規定了適當的步驟與方法。這些步驟與方法，現在正和平分土地一道在各地堅決實施。其中首先重要的，是在黨內展開批評與自我批評，澈底揭發各地組織內的離開黨的路綫的錯誤思想與嚴重現象。全黨同志必須明白，解決這個黨內不純的問題，整頓黨的隊伍，使黨能夠和最廣大的勞動羣衆完全站在一個方向，並領導他們前進，是解決土地問題與支援長期戰爭的一個決定性的環節。

（毛澤東：『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

有些人認為：只要規定黨的正確路綫，向大家宣佈它，用一般的提綱和決議的形式來敘述它並一致通過它，就足以使勝利自行來到，所謂自流式地來到。這當然是不正確的。這是一個很大的迷誤。只有不可救藥的官僚主義者才能這樣想。事實上，這些成績和勝利不是自流來到的，而是在為實行黨的路綫而作的殘酷鬥爭中得到的，無論什麼時候，勝利都不是自行來到的，——它通常是由人們奮鬥得來的，擁護黨的總路綫的良好決議案和宣言，——這只是事情的開端，因為他們只能表示取得勝利的願望，而不能表示勝利本身。在正確的路綫已經提出以後，在問題底正確決定已被提出以後，事情是否收成效，這就有賴於組織的工作，有賴於組織鬥爭去實行黨的路綫，有賴於正確的挑選人材，有賴於審查領導機關決議底執行程度。沒有這一層，黨底正確決議就有遭受重大損失的危險。而且，在正確的政治路綫定出以後，組織工作便決定一切，就中也決定政治路綫本身的命運——政治路綫底實行或者政治路綫底失敗。事實上，我們之所以達到了和獲得了勝利，是因為我們與那些攔在執行黨路綫上的各種困難進行了有系統的和殘酷的鬥爭，是因為我們克服了這些困難，發動了黨和工人階級去克服困難，組織了鬥爭去克服困難，撤換了不適用的工作人員，並挑選了優秀的、有能力來與困難作鬥爭的工作人員……

撤銷不可救藥的官僚主義者和文牘主義者，對於這件事情，我們沒有任何分歧的意見。除了這班人以外，我們還有兩種工作人員，這兩種工作人員，阻礙我們的工作，妨礙我們的工作，不讓我們前進。

第一種工作人員，這種人過去有相當的功績，這種人已成為功臣，他們以為黨和蘇維埃的法律，並不是為他們而寫的，而是為了那些傻子們寫的，這就是這樣的一種人，這種人並不認為執行黨的、政府的決議，是他們自己的責任，這樣他們就破壞黨的、國家的紀律基礎。他們敢於破壞黨和蘇維埃的法律。他們所指望的是什麼呢？他們希望着：以為蘇維埃政權因為他們過去的功績而不敢去驚動他們。這些自負的功臣，認為他們是無人可以替代的，他們可以破壞領導機關底決議而不受處分。對於這種工作人員，怎麼辦呢？應當毫不猶豫地撤換他們的領導職務，不顧他們過去的功績（喊聲：對呀！），應當調動他們、降低他們的職位，並把這件事情在報紙上公佈（喊聲：對呀！）。這件事情之所以必要，為的是要打下這些自負的功臣官僚底傲慢習氣，並把他們安頓在應得的位置上。這件事情之所以必要，為的是要在我們的整個工作中，鞏固黨的和蘇維埃的紀律（喊聲：對呀！鼓掌）。

現在講到第二種工作人員，我所指的是一種說空話的人。我可以說：這些誠懇的說空話的人（笑聲），是誠懇的，是忠於蘇維埃政權的人；但是沒有能力來領導，沒有能力來組織什麼事情。

……

怎樣對付這些不可救藥的說空話的人呢？如果把他們留在行動工作上面，他們能夠把任何一件活潑潑的事情沉沒在滔滔不絕的空話的洪水裏面。很明顯的，應當把他們從領導的職位上撤銷，叫他們去做其他的不是行動的工作。說空話的人是沒有做行動工作的資格的（喊聲：對呀！鼓掌）。

（斯大林：『在聯共第十七次大會上的報告』）。

我們應該走到羣衆中間去，向羣衆學習，把他們的經驗綜合起來，成為更好的有條理的道理與辦法，然後再告訴羣衆（宣傳），並號召羣衆實行起來，解決羣衆的問題，使羣衆得到解放與幸福。如果我們作地方工作的同志脫離了羣衆，不了解羣衆的情緒，不能夠幫助羣衆組織生產，改善生活，只知道向他們要救國公糧，而不知道首先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去幫助羣衆解決他們「救民私糧」的問題，然後僅僅用百分之十的精力就可以解決救國公糧的問題，那末，這就是沾染了國民黨作風、沾染了官僚主義的灰塵。國民黨就是只向老百姓要東西，而不給老百姓以任何一點什麼東西的。如果我們共產黨員也是這樣，那末，這種黨員的作風就是國民黨的作風，這種黨員的臉上就堆上了一層官僚主義的灰塵，就得用一盆熱水好好洗乾淨。我覺得在無論那一個抗日根據地的地方工作中都存在有這種官僚主義的作風，都有一部份缺乏羣衆觀點因而脫離羣衆的工作同志，因此必須堅決地克服這種作風，才能和羣衆親密的結合起來。

（毛澤東：『組織起來』）

審查工作人員，審查工作指示之執行情形，——這是什麼意思呢？審查工作人員，這就是說，不是以工作人員之允諾和宣言為標準，而是以他們的工作結果為標準，來加以審查，審查工作指示之執行情形，這就是說，不僅是在辦公室，不僅是按他們的形式上的工作報告來審查，而首先是在工作地方，按實際的結果來審查。一般說來，是否需要這樣的審查呢？是絕對需要的。其所以需要，第一就是因為只有實行這樣的審查，才可以透澈無遺地認識工作人員，查明他們的眞正品質。其所以需要，第二就是因為只有實行這樣的審查，才可以查明執行機關之優點和缺點。其所以需要，第三就是因為只有實行這樣的審查，才可以查明該工作指示本身之優點和缺點。有些同志認為，對於工作人員的審查，只可以從上而下來實行，就是領導者根據被領導者之工作情形來審查被領導者。這種想法是不對的，從上而下來審查當然是需要的，因為這是審查工作人員及審查工作指示執行情形的有效辦法之一；可是除從上而下的審查以外，還有另外一種審查方法，即從下而上的審查，就是說，由羣衆、由被領導者來審查領導者，指出他們的錯誤，並指明改正這些錯誤之辦法。這種審查，乃是最有效的審查工作人員的辦法之一。

（斯大林：『論黨的工作之缺點』）

列寧的正義

△蘇聯民間故事▽

村莊住着兩個兄弟，耕着田，用眼淚澆着地，辛辛苦苦的做着活，地主們把他們的糧食和牲口都搶去了，並且還照他們的脊背上，用拳頭打他們。

弟兄倆受折磨不是一年，也不是兩年，而是不知有多少年了。附近住的其他的農民們，也都不比這弟兄倆過得好。

這兩弟兄替別人的享福做活做夠了，他們決定到祖國俄羅斯找正義去。他們去了。走了一個月，走了一年，見到有一個大村莊，村中間是地主的房子，旁邊是一座石教堂。

「我們進去吧。」弟兄倆想道：「去問一問正義在那裏。」

他們在村裏走着，地主坐着馬車迎面來了。

「你們這些鄉下老，從那來的，找什麼的？」地主問着他們。

弟兄倆回答着：

「我們在貧窮裏，在苦命裏熬日子的，再沒有氣力這樣熬下去了。我們去尋找正義的。老爺請指教我們，上那去找它呢？」

「好吧。」地主說：「如何你們願意的話，我給你們尋一看正義，不過為着這，你們得給我做一年活。」

弟兄倆同意了。

他們做着活，耕着田，用眼淚澆着地。一年過去了。他們到地主跟前說：

「老爺，請你指教我們，我們怎樣去找正義呢？」

「呵，這就是正義。」地主答他們說：「你們是幣的窮光蛋；你們永遠得給我們，給老爺們做活的！」

兄弟倆嘆了一口，就又走了。

走了一個月，走了一年，走到一個村裏。神甫迎面來了，弟兄們上前問道：「老神仙，請你指教我們，到那裏找正義呢？」

「好吧，」神甫說：「我到上帝跟前給你們祈求正義，不過為着這，你們得給我做一年活。」

弟兄倆同意了。他們做着活，做着活，給神甫耕着田，用眼淚澆着地，一年過去了。弟兄倆到神甫跟前，可是他對他們說：

「做活做得好，不怨上帝——罰就是你們的正義！」

弟兄倆嘆了一口，就又走了。

他們去找商人去了。他出來了，又富又胖，比地主和神甫都胖。

「好吧，」商人說：「我教你們到那兒去找正義，不過你們得給我作一年活。」

弟兄倆同意了。他們就給商人做起活來，辛辛苦苦的作着活，商人教他們去，怎樣欺騙正經人，怎樣量東西去欺騙人，還沒有到一年的時候，弟弟就說：

「我再不去找正義了！在世界上沒有它——沒有鄉下老的正義！」

於是他就回到自己的鄉下了。可是哥哥是堅決的人——不顧意找不到正義就回家去的，他一個人去找工廠主去了。

工廠主比老爺，神甫，商人都富。哥哥就在那裏做起活來了。有好多人都在工廠裏做活的。

他們都做了好多年的活，辛辛苦苦的做着活，可是看不見正義。有一次，哥哥聽見了低聲的談話：

「只有一個人知道正義。這人叫列寧，他住在彼得堡。」

哥哥記住了這個名字，就去找他去了。

走了好多天，或者有一個月呢。來到了彼得堡。看見一個工人在走着，他低聲的問着他：

「到那裏去找列寧呢？」

那人就更低聲的對他說：

「你跟我來，我引你。」

於是他們就到了一個平常的房間裏。屋有許許多多的各種各樣的書。有一個人出來，走到他跟前，那人穿的不闊，可是很乾淨，出來就和藹可親的說道：

「都好吧，同志們，有什麼好消息？」

哥哥就把自己怎樣找正義的事情對他說了。列寧好久的同他們談着工廠的制度，問着農村的疾苦，末後說道：

「你到工廠找正義，當你作對了——工廠裏知道正義在甚麼地方呢。你把它握到自己手裏吧。」

列寧還告訴了他，應當怎樣為着工人的正義奮鬥，不替地主們做活，不替商人們做活，並且怎樣把他們同沙皇一起趕走。

哥哥回到工廠裏，對同志們開始述說起列寧的正義來，一個人說着——十個人聽着、十個人說着——一百個人聽着，這列寧的正義就在全世界傳開了。這正義在工廠裏和農村裏，傳了好多年。把工人和農民都喚起來鬥爭去了。到了一九一七年的十月（即十月革命）。這正義就出頭了，它用大礮子吼着，把全世界都震動了。工人同農民都去同地主和工廠主打仗去了。而列寧同自己的好助手——斯大林，親自去率領着他們。列寧的正義就勝利了。

從這時起，工人和農民就不再替地主和工廠主做活了，不再替他們辛苦了，也不再用眼淚澆地了，——自己都成了工廠的、自己土地的和自己生活的主人了。